

佛學進修班

初期大乘佛學：般若系統

趙敬邦

2025年7月20日

一、「基源問題研究法」

- 勞思光·《新編中國哲學史（卷一）》：「一切個人或學派的思想理論，根本上必是對某一問題的答覆或解答。我們如果找到了這個問題，我們即可以掌握這一部分理論的總脈絡。反過來說，這個理論的一切內容實際上皆是以這個問題為根源。理論上一步步的工作，不過是對那個問題提供解答的過程。這樣，我們就稱這個問題為基源問題。每一家理論學說，皆有其基源問題。就全部哲學史說，則基源問題有其演變歷程，這種演變的歷程，即決定哲學問題在哲學史中的發展階段。基源問題雖是每一學說的根源，但有很多學人每每並不明顯地說出來。因此，我們自己常需要做一翻工作，以發現此一學說的基源問題是什麼。這裡就需要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工作了。所謂理論還原的工作，就是從許多論證中逐步反溯其根本意向所在。根本意向發現了，配合一定材料，我們即可以明白基源問題應如何表述。」

二、佛教何為？

- 《長阿含經·卷十三》：「摩納！如餘沙門、婆羅門受他信施，更求餘積，衣服飲食無有厭足；入我法者，無如此事。摩納！如餘沙門、婆羅門食他信施，自營生業，殖樹木，鬼神所依；入我法者，無如是事。摩納！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，更作方便，求諸利養，象牙、雜寶、高廣大牀、種種文繡、綉縵被褥；入我法者，無如是事。摩納！如餘沙門、婆羅門受他信施，更作方便，求自莊嚴，酥油摩身，香水洗沐，香末自塗，香澤梳頭，著好華鬘，染目紺色，拭面莊嚴，鑲紐澡潔，以鏡自照，雜色革屣，上服純白，刀杖、侍從、寶蓋、寶扇、莊嚴寶車；入我法者，無如此事。」

- 《長阿含經·卷六》：「佛告婆悉吒：汝觀諸人愚冥無識，猶如禽獸，虛假自稱：婆羅門種最為第一，餘者卑劣。我種清白，餘者黑冥。我婆羅門種出自梵天，從梵口生，現得清淨，後亦清淨。婆悉吒，今我無上正真道中不須種姓，不恃吾我憍慢之心，俗法須此，我法不爾。若有沙門、婆羅門自恃種姓，懷憍慢心，於我法中終不得成無上證也。[……] 夫不善行有不善報，為黑冥行則有黑冥報。若使此報獨在剎利、居士、首陀羅種，不在婆羅門種者，則婆羅門種應得自言：我婆羅門種最為第一，餘者卑劣；我種清白，餘者黑冥。[……] 夫行善法必有善報，行清白行必有白報。若使此報獨在婆羅門，不在剎利、居士、首陀羅者，則婆羅門種應得自言：我種清淨，最為第一。若使四姓同有此報者，則婆羅門不得獨稱：我種清淨，最為第一。」

- 楊惠南·《佛教思想發展史論》：「釋迦出世以前，或他在世時候，印度的宗教思想界即已存在著許多不同的主張。其中，自稱『正統』的婆羅門教，雖然相信神祇的存在，也相信『業報』的力量，但卻已是一個過分制度化，以致相當腐敗的教派。另一方面，被視為『非正統』的耆那教，雖然扮演著批判正統派的角色，但是卻又過分強調苦行的宗教生活，以致落入了另外一個極端。而同樣屬於『非正統』派的唯物派，在看到了婆羅門教的腐敗之後，轉而否定『業報』的虛妄，甚至進而主張世慾的享受，明顯地又是另一個極端。釋迦，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，誕生下來。」



資料來源：網上圖片

三、何謂佛教？

- 《雜阿含經·卷十》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。」
- 《增一阿含經·卷十八》：「今有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云何為四？一切諸行無常，是謂初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一切諸行苦，是謂第二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一切諸行無我，是謂第三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涅槃為永寂，是謂第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是謂，諸賢！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」
- 《雜阿含經·卷十二》：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
- 《雜阿含經·卷十》：「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若無。世人取諸境界，心便計著。迦旃延！若不受、不取，不住、不計於我，此苦生時生，滅時滅。迦旃延！於此不疑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能自知，是名正見，如來所說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。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。所謂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。」



- 印順法師·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：「現代的佛法研究者，每以歷史眼光去考證研究。如沒有把握正確的無常論，往往會作出極愚拙的結論。有人從考證求真的見地出發，同情佛世的佛教，因而鼓吹錫、暹式的佛教而批評其他的。這種思想，不但忽略了因時因地演變的必然性，並漠視了後代佛教發掘佛學真義的一切努力與成果。愈古愈真愈善的見地，把清代的漢學者，送到孔子托古改制的最後一步，我想拙劣的原始佛教者，也必然要作出釋尊是印度文明發展中的成就者的謬論。有些人，受了進化說的眩惑，主張由小乘而大乘，而空宗而唯識而密宗，事部行部一直到無上瑜伽，愈後愈進步愈圓滿。這與上一類見解恰恰相反，但是同樣的錯誤。[……]愈古愈真者，忽略了真義的在後期中的更為發揚光大。愈後愈圓滿者，又漠視了畸形發展與病態的演進。我們要依據佛法的諸行無常法則，從佛法演化的見地中，去發現佛法真義的健全發展與正常的適應。[……] 依緣起三法印去研究佛法，也就是依一實相即 - 法空性去研究。我以為這才是以佛法來研究佛法，這才能提握合於佛法的佛法。」

四、爭議

1. 「補特伽羅」(pudgala)

- 《異部宗輪論·卷一》：「有犢子部本宗同義，謂補特伽羅非即蘊離蘊，依蘊處界假施設名。諸行有暫住，亦有剎那滅。諸法若離補特伽羅，無從前世轉至後世，依補特伽羅可說有移轉。」
- 《異部宗輪論·卷一》：「有情但依現有執受相續假立。說一切行皆剎那滅，定無少法能從前世轉至後世，但有世俗補特伽羅，說有移轉。」
- 《異部宗輪論·卷一》：「其經量部本宗同義，謂說諸蘊有從前世轉至後世，立說轉名。非離聖道有蘊永滅。有根邊蘊，有一味蘊。異生位中亦有聖法。執有勝義補特伽羅。餘所執多同說一切有部。」

2. 「極微」

- 《大毘婆沙論·卷三十六》：「極微是最細色，不可斷截破壞貫穿，不可取捨乘履搏掣；非長非短，非方非圓，非正不正，非高非下；無有細分，不可分析；不可睹見，不可聽聞，不可嗅嘗，不可摩觸：故說極微是最細色。」
- 《大毘婆沙論·卷七十七》：「轉變有二種：一者、自體轉變；二者，作用轉變。若依自體轉變者，應言諸行無有轉變，以彼自體無改易故。若依作用轉變者，應言諸行亦有轉變。謂法未來，未有作用；若至現在，便有作用；若入過去，作用已息，故有轉變。」
- 《大毘婆沙論·卷七十六》：「三世諸法，因性果性，隨其所應，次第安立。體實恆有，無增無減，但依作用說有說無。諸積聚事，依實有物，假施設有，時有時無。」

3. 「惡趣空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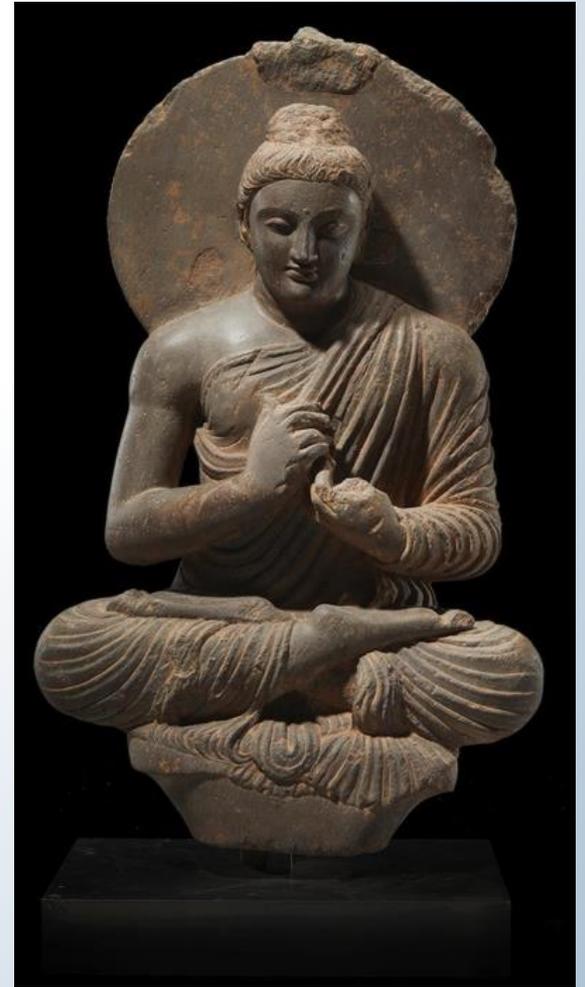
- 龍樹·《大智度論·卷一》：「更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滅，空無所有。譬如兔角龜毛常無。」
- [隋] 吉藏·《三論玄義·卷一》：「學大乘者，名方廣道人，執於邪空，不知假有故，失世諦，既執邪空，迷於正空，亦喪真矣。[……]方廣道人，謂：一切諸法，如龜毛兔角，無罪福報應。此人失於世諦。」
- [唐] 澄觀·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·卷二十八》：「方廣道人自以聰明，讀佛十喻，自作義云：不生不滅，如幻如化，空幻為宗。」
- 《瑜伽師地論·卷七十五》：「於大乘中，或有一類惡取空故，作如是言：由世俗故，一切皆有，由勝義故，一切皆無。」

4. 「十事非法諍」

- 《五分律·卷三十》：「佛泥洹後百歲，毘舍離諸跋耆比丘始起十非法：一、鹽薑合共宿淨；二、兩指抄食食淨；三、復坐食淨；四、越聚落食淨；五、酥油蜜石蜜和酪淨；六、飲閣樓伽酒淨；七、作坐具隨意大小淨；八、習先所習淨；九、求聽淨；十、受畜金銀錢淨。彼諸比丘常以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盛滿鉢水，集坐多人眾處，持鉢著前，以為吉祥，要人求施。時諸白衣男女大小經過前者，便指鉢水言：此中吉祥！可與衣、鉢、革屣、藥直。有欲與者，與之；不欲與者，便譏呵言：沙門釋子不應受畜金銀及錢！設人自與，不應眼視，而今云何作此求施？時長老耶舍迦蘭陀子，在彼獼猴水邊重閣講堂，語諸比丘言：汝莫作此求施！我親從佛聞，若有非法求施、施非法求，二俱得罪！」

5. 「大天五事」

- 《大毘婆沙論·卷九十九》：「大天於後集先所說五惡事，而作頌言：餘所誘無知，猶豫他令入，道因聲故起，是名真佛教。於後漸次雞園寺中上座苾芻多皆滅歿，十五日夜布灑他時，次當大天昇座說戒，彼便自誦所造伽他。爾時眾中有學、無學，多聞持戒、修靜慮者，聞彼所說，無不驚訝：咄哉愚人，寧作是說。此於三藏曾所未聞！咸即對之翻彼頌曰：餘所誘無知，猶豫他令入，道因聲故起，汝言非佛教。於是竟夜鬥諍紛然，乃至終朝朋黨轉益。」



(資料來源，網上圖片)

五、小結

- 大乘佛教有破有立
 - 破：破我執、破法執 ……
 - 立：空的範圍、成佛根據、輪迴主體、判教、淨土 ……
 - 破和立是一體兩面
-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·卷五》：「汝問何等是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須菩提！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何等六？檀那 [布施] 波羅蜜、尸羅 [持戒] 波羅蜜、羼提 [忍辱] 波羅蜜、毘梨耶 [精進] 波羅蜜、禪那 [禪定] 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。」

小乘

大乘

時間

約公元前三世紀

約公元一世紀

地點

散佈全印度

由南印度開始興起

特色

- 自我解脫的自利主義
- 致力擺脫輪迴
- 以證得阿羅漢為目的
- 重文字而易執「有」
- 偏重理論
- 精英主義的出家佛教

- 救渡眾生的利他主義
- 行菩薩行而自願赴惡趣
- 以成佛為目的
- 重智慧而強調「空」
- 兼顧信仰
- 世俗主義的在家佛教

- 印順法師·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：「大乘佛經的出現，是多方面的。以人來說，重信的，重智的，重悲的；重理想的，不忘現實的；住阿蘭若的，住寺院的；闡揚深義的，通俗教化的；出家的，在家的；重法的，重律的；因各人所重不同，領受佛法也就差別。在大乘佛教孕育成熟而湧現時，這也是『百川競注』，從不同的立場而傾向於大乘，化合於大乘，成為大乘佛教的一個側面。而這又相互影響，相互對立，相互融攝，而形成大乘佛教的全體。如忽略這些，任何考據、推論，都不可能表達『初期大乘佛教』成立的全貌。」



參考書目

- 呂 澂，〈印度佛學源流略講〉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）。
- 湯用彤，〈印度哲學史略〉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- 楊惠南，〈佛教思想發展史論〉（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2003年）。
- 廖明活，〈中國佛教思想述要〉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06年）。
- 霍韜晦，〈絕對與圓融：佛教思想論集〉（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2002年）。
- 釋印順，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〉（新竹：正聞出版社，2003年）。
- 上田義文著，陳一標譯，〈大乘佛教思想〉（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2002年）。
- 水野弘元著，香光書鄉編譯組譯，〈佛教的真髓〉（嘉義：香光書鄉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
- 木村泰賢著，釋依觀譯，〈根本佛教解脫道論：木村泰賢新大乘運動思想觀〉（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21年）。
- 平川彰著，莊昆木譯，〈印度佛教史〉（北京：北京聯合出版公司，2018年）。
- 佐佐木教悟[等]著，釋達和譯，〈印度佛教史概說〉（台北：佛光出版社，1998年）。
- 梶山雄一等著，許洋主譯，〈般若思想〉（台北：法爾出版社，1989年）。
- A. K. Warder, *Indian Buddhism* (Delhi: Motilal Banarsidass, 2017).
- Paul Williams, *Mahāyāna Buddhism: 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* (Ox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9).